

七 宗



独幕话剧

革 新

GE

XIN

賀亞賢 著

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內 容 簡 介

鐵路電務段信號工沈清，由於存在不相信自
思想，在技術革新運動中，不但自己不敢發明創造，而還
反對別人。但是同段的信號工龔師傅，卻是個敢想敢干的
工人，當時正在創造手搖風泵機，在段內技術條件、原材
料困難的情況下，由於黨政的大力支持，終於創造成功。
事實教育了沈清，並且和大伙一塊，投入到新的革新的浪
潮中去。

革 新

(獨幕話劇)

賀 亞 賢 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爾濱道里森林街副14號) 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01號

地方國營建設印刷廠印刷 黑龍江省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張 $\frac{6}{8}$ · 字數17,000 · 印數1—3,000

1959年1月哈爾濱第1版 1959年1月哈爾濱第1次印刷

總號: 710

統一書號: T10093·182 定價: (5)七分

F4243

人物：于工長：某鐵路電務修繕工區工長、黨的小組長，三十來歲。

龔師傅：修繕工區信號工，三十多歲。

沈清：修繕工區信號工，二十七八歲。

畢師傅：修繕工區金屬旋工，五十多歲。

沈妻：沈清的妻子，家庭婦女，二十四五歲。

通訊員：電務段的通訊員，十八九歲。

時間：一九五八年春，工人參加生產管理的初期，技術革新的熱潮已初步形成。事情發生在某一天的中午。

地點：電務段修繕工區的小院子里。

布景：這是個群山環抱的小城鎮，遠山上綠樹叢翠，層巒起伏。山下是火車站，工區就在車站前。這是一座木造的小屋——修繕工區的辦公室兼工作室。好像新近維修過，木板牆刷的油黑，窗框油的瓦藍，門旁挂着一塊白底黑字的木牌，上寫“電務段修繕工區”。四周用木板釘成不高的柵欄，柵欄上貼着幾條有關生產大躍進和工人參加生產管理的標語。房前有棵楊樹，已經枝葉繁茂，樹下垛着幾塊道木、木方、木板，和一些電務信號設備，如路簽機、路牌機、握柄等。靠一個不礙事的地方還有個廢鐵堆。柵欄外可以看見裝卸綫，火車汽笛聲不斷傳來，遠處有人在裝車，裝卸號子有力的聲音振奮着人心。

開幕：幕布在鑼鼓聲中拉開，夾雜着人們歡樂的喧嚷，從工區的院外，正過着一支報捷隊。（在幕後）院內樹下坐着個老工人，他是畢師傅，穿着一身洗退了色的舊制服，頭髮花白，但身體健壯，帶着一付黑邊的老花鏡。他剛吃過飯，把刷飯盒的水潑出去，蓋上飯盒蓋，掏出個火柴棍剔牙，

望着報捷隊走去的方向。

聲音：“走啊，報捷去呀！”

“看誰技術革新的勁頭足。”

“这回准來个生產大躍進。”

从这活躍的气氛中，可以听出这声音是喜悅的，充滿了革命干劲。喊声漸远而弱……（有条件时可以使報捷隊上場在柵欄外走过場）

畢師傅：年輕人就是好逞強。革新，革吧！这又成了时髦的事了。哼！我是沒閑心扯这套哇！再干个三年二年的养老是真的。

〔沈妻由柵欄門上，她很年輕，很俐落。穿着件花布的便服上衣，青布褲子，家做的布底鞋，剪短髮。她好像心里有事，眉間露点焦急的神色。〕

沈 妻：畢師傅，你沒看見沈清啊？

畢師傅：他看病去了。

〔沈妻扭頭要走。〕

畢師傅：老沈家的，有事啊？

沈 妻：（轉身，向畢師傅探訊）畢師傅，他沒咋的呀？

畢師傅：咋的啦？我不知道哇！

沈 妻：我打听打听，看他的病是不是又大發了。

畢師傅：倒是年輕的夫妻呀，才半天沒見着，哪能就大發了呢。

頭晌还干了倆鐘頭的活呢！

沈 妻：（放心地）啊！那就好了。

畢師傅：若叫我看他那病啊，占一半是精神作用，你不用惦着。

沈 妻：剛才我在門口碰上醫院張大夫，他告訴我說，有啥好吃的叫我多給他吃点。您听這話，不是說吃了今天就沒明天的了嗎？！我这一听啊，可就尋思开了，越尋思越犯嘀咕，在家說啥也坐不住了……

畢師傅：你也太多心了，病人嘛！大夫可不讓多吃點咋的，你把它想到哪去了，他那病啊，雖說多少也有點，可是也有一半是心病。

沈 妻：可不，要說心病也有點，打前年一轉到這兒來他就不樂意，說不樂意上山溝。要叫我看到這兒來更不錯，山溝咋的，也一樣要啥有啥。再說了，老爺們在哪都是一樣干活，老娘們到哪還不是一樣過日子呢！可是他就是蹩着個勁兒，老也不順氣，長了好人也得蹩出病來呀！就拿前兒晚上來說吧，我們開家屬會，講的是工人參加管理了，當選這個員那個員的。叫你說這不也是好事儿嗎？晚上我和他一說，他就炸了，硬說我嫌他落后了，你說我拿好心當馱肝肺了，我哪點嫌他了？一家兩口半人都是我單吃一樣，他和孩子吃一樣，早晨說一聲想吃啥，我不讓他等到晚上就吃到嘴，啥都可着他來，臨完還落個我嫌他了，要不看他有病啊，我真想頂他几句。

畢師傅：年輕人都有個脾氣，兩口人過日子馬勺沒有碰不着鍋沿的，工區誰不知道你对沈清是一百個頭兒的。沒說的，他有點病心發焦，你就讓着他點！

沈 妻：不讓着他不早就打起來啦！（笑）

畢師傅：這兩天他有點兒不順心的事儿啊。

沈 妻：啥事？

畢師傅：這些日子不是都哄嚷着搞技術革新嗎？

沈 妻：嗯！聽說啦！

畢師傅：他也心血來潮了，要做個什麼機器。說實在的，咱可沒那麼大的本事，是不是呢，一做呀，不行！連個架兒也沒搭起來，他就泄了氣了，說啥也不搞了，工長說了他幾回，他是一個勁兒的搖頭哇。這幾天一看人家龔師傅也要搞個革新，他心里可就有點不是滋味兒啦。

沈 妻：啊！还有这么个扣儿啊，这我哪知道哇！等今晚回家我得好好劝劝他，慢慢整呗，誰也不能一針就縫上个布衫。

畢師傅：你劝劝他更好，能行呢，就整，不行呢，也不算丢人，反正这也不是生產任务，是不是呢！

沈 妻：可是，这也是件大事呀！

畢師傅：那你們就核計着办吧！整不整都行，可別为这个鬧噁噁。

沈 妻：哪能呢，結婚这么些年，我沒和他一般見識过。

畢師傅：（見沈妻手提的菜兜）還沒吃飯呢吧？

沈 妻：喲！看我这人，飯熟了還沒炒菜呢，一会又該炸庙了，我得快回去炒菜了。畢師傅，你和他在一塊这些年了，又是一塊轉到这儿來的，你常劝着他点，我走啦。

〔沈妻往外走，正好沈清回来，从沈清面部看来没什么病容。中等身材，眼睛不大可挺有神，穿着一件旧制服，下身穿一条工人褲。〕

沈 清：你又來干啥？老娘們家老往工区跑，回家吃飯連个人影都沒有，不在家做飯，跑这儿顯啥魂來？

沈 妻：我來看看你。

沈 清：我有啥好看的，家做飯去吧，快点送來。

沈 妻：好，我一会就送來。畢師傅有空串門去呀！（下）

沈 清：倒霉就倒到这个老娘們身上了。整天跟着窮嘴咕，竟給你添病。

畢師傅：怎么样？見好嗎？

沈 清：問大夫怎么样了，他也不对你說实話呀！反正我自己覺着够噲啊！早死早脫生，沒啥。

畢師傅：年輕輕的咋說這話呢，誰還沒个天災病業的。

沈 清：混吃等死，过一天少一天。（看屋里没人）今天晌午不开会呀？

畢師傅：工長上段上開促進會去了，咱們的會晚上開。

沈清：促吧！要不促個鼻青臉腫才怪呢。

畢師傅：我看也夠噲，段上那麼些維修大修的活，都指着咱們這台老掉牙的破床子和那盤老君爐，（指烘爐言）還想促進哪！能維持住現狀就不錯，少返幾回工就知足了。

沈清：要不說咱這活干的憋氣呢，一樣的工區，咱們得听人家喝，人家說不行，咱們就得吭吃吭吃給返工，挨累不討好，還算二等工區，你看，連身工作服都沒有，咱們在外工區那時候，哪個月也對付個十塊八塊的無事故獎金哪，這可倒好，屬鉄公雞的，一毛不毛。

畢師傅：大伙貼了不少大字報，上級說正確的一定給解決。頭些日子管理局黨委書記來不是也這麼說嗎？他還說過些天來看咱們來呢！

沈清：也就是那麼一說唄，你這土命人，心眼倒實，人家黨委書記那麼大個幹部，哪有空老往咱這小修繕工區跑。

畢師傅：那可沒准，現在幹部不都轉變作風了嗎！再說現在搞技術革新看樣子上級拿着也挺當回事兒呢。

沈清：搞吧！誰有能耐誰搞吧！我算涼啦！

畢師傅：要我說呀，量力而為就算對了，是不是呢！

沈清：這是實話嘍！

畢師傅：等會工長回來听听信兒吧！

沈清：听啥！促進會還能說個啥！准又是技術革新、工人管理的事兒。促吧！咱沒那金鋼鑽也不敢攪那份破器，比不了人家工長，上鐘表鋪看見個小旋床子，回來自己就琢磨一個，咱們這樣的呀！對付着完成任務，一個月開個五六十塊錢，够吃够喝就行了，別的閑事咱們一概不管。

畢師傅：這回你不管也得管了，大伙選你當工人參加管理的考勤員，你不管還行啦！

沈 清：誰選的誰負責，我沒那份德行。

畢師傅：你這人可也怪，選你當管事的，你還不樂意！

沈 清：唉呀！我的畢師傅，這哪是選我管事呀，簡直是跟我過不去，要我的勁兒呢。我還正想找工長提意見去呢！

〔正好于工長由柵欄門上，他个子不高，瘦瘦的長臉，大眼睛，歲數不大，三十剛出頭的樣子，很精明，充滿了工人的樸實勁兒。穿一身旧的鐵路制服，一手拿着記事本，一手拿着撿來的電務用的小零件。〕

于工長：啊，找我提什麼意見哪？

沈 清：還是那個意見，考勤員我干不了。

于工長：啊，這個事呀，工人參加管理嘛，大伙的事大伙管，這是工會小組選的，我也舉了手呢。干吧！把你那潛力好好挖一挖，我相信你一定能管好。

沈 清：得啦！別撿好听的說了，我姓沈的心里明明白白的。看我好欠勤給我來這麼一手，你們真行啊！

畢師傅：要我看小沈實在怕干不了就再選一個。

于工長：這是當家做主的大事，哪能那麼隨隨便便的改選呢！

畢師傅：（隨和的向沈）要不你就先試試也行。

沈 清：試什麼，這不純粹是將我的軍嗎？

于工長：怎麼是將你的軍呢，選了你是大伙信任你，再說也不光選你一個，咱們這八個人都有角色，人多出韓信，不是比我一個人丟下生產東抓一把，西抓一把強的多嗎？大伙集思廣益，也可以多搞些技術革新，今天在會上別的工區直跟咱們叫號，咱們可不能丟人哪！

畢師傅：嗯！工長說的可也有理。

于工長：還選了閻師傅管衛生，朱師傅管安全，還有龔師傅管合理化建議和技術革新……

沈 清：我能和人家龔師傅比嗎？人家是幾級信號工，咱是几

級？耗子尾巴生瘡，有多大濃水！

〔于工長有意識的妥緩和一下這僵局。〕

于工長：老龔呢？

畢師傅：不是又上哪個廢鐵堆撿破爛去了。連晌飯還沒吃呢！

（進屋）

〔沈清坐在一邊生悶氣，于坐在沈清身旁，沈想躲，又沒好意思躲，只是身子動了動。〕

于工長：老沈哪，你對我還有哪些意見？

沈 清：沒意見。

于工長：你看，沒意見干么上那麼大的火呀？你先壓壓火，听我說幾句。你別自己竟找犄角鑽，得往遠處往大處看。咱們工區就這幾個人，任務那麼重，各個部門都在躍進，咱們稍慢一點就得叫人家拉下。全段設備上的活都得從咱們八個人身上出菜呢。可是我說咱們不是干不了，就是過去大伙有些積極性沒充分發揮出來，我個人呢，成了個脫產干部了，一天忙忙碌碌，我看人家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這辦法挺不錯，別看過去我一個人干，忙得腳打后腦勺，還直犯三大主義，這回咱們八個人給他擺個八卦陣，讓他兜水不漏，准能干出個樣來。不能老是讓各工區打咱們屁股，攆的咱們喘不過氣來。好辦法就一個，搞革新。

沈 清：我說話可能直點，我看哪，老龔是看你做了個小床子，領導直表揚，挺光榮，他也有點動心了，想當個發明家。

于工長：想當個發明家難道不好嗎？咱們都應當有這種理想，發明家也是人嘛！不要想的太神秘了。

沈 清：咱是沒那兩下子呀！

于工長：咱們段上的設備都是小鬼子留下的。好多零件現在國內不生產了，可是咱們又不能把舊設備都拆掉扔了，還得利用它為咱們效幾年力，壞了咱們就得修，零件沒有就得咱們

自己想办法造。做那么个小旋床子不是挺应手吗？像这样的工具，咱们多做几件不好吗？

沈清：好，你就做呗！谁也没挡着谁呀，可是别拿我姓沈的垫背呀！让我去干那得罪人的考勤员。

于工长：不对，自己的家自己当，谁给谁垫背？你不想想在旧社会你想管谁叫 你管哪！你呀！别悲观，大伙对你 自甘暴弃是有意见的，可是大伙都希望你好。盼着你把病治好了，打起精神，咱们一块把这修缮工区搞的 红红火火，也来它个机械化，那多好。

沈清：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就凭咱这几个人？

于工长：咱们这几个人咋的？老龔正在研究手摇风泵，成功了咱们信号标志板的质量效率都能提高，还有老张想搞个烘炉吹风机，老乔想搞个眼床子，今天在促进会上我算了算，加到一块有十好几件呢！

沈清：你要不提老龔还好，要提他呀！我可就有意见了。

于工长：怎么？

沈清：我们俩干一样的活，老叫他整那玩艺，任务撂给我一个人我就有意见了！

于工长：啊！还是为了这个呀！任务是全工区的，技术革新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咱们大伙一齐搞嘛，就连上次你想搞没搞成的那个我还希望你别扔下。

沈清：我呀？一水到底，别叫我丢人了。对付着完成任务就知足了，革新哪，没那份能耐。

〔龔师傅怀里抱着个旧储风缸，高高兴兴的进院来，他岁数也不大，这一高兴看着更显得年轻了，帽子推的歪到一边去了，弄的浑身是土。〕

龔师傅：你们看，这个大概差不多。

于工长：唉呀！好哇，龔师傅说你捡破烂去了，这破 烂也捡得过

呀！啊？（从龔师傅手里接过儲風缸，撫摸，然後放在地上）

龔师傅：（一邊擦汗）車輛段那廢鐵堆可真叫“趁荷儿”簡直是万宝山，這儲風缸還滿能用嘛！唉，老沈，咱們把這手搖風泵做成了，就能給信號標志板噴漆了。（順口掣掏出一塊破布蓋在地上就使勁的蹭那個比大西瓜還大的儲風缸上的泥土和鏽，臉上始終泛著興奮的笑容）

沈 清：（本來他也在看那個儲風缸，可是听龔师傅一叫他，却故意的扭過頭去，不以為然的說了聲）好哇！（搖搖擺擺的進屋了）

龔师傅：（瞅著沈進屋，對沈的這種舉動和口吻怔怔的望了一會。搖搖頭）這人真邪門兒。

于工長：他對選他當考勤員有意見。

龔师傅：選他是瞧的起他，怎麼整的，不知香臭呢！

于工長：不，咱們也有缺點，以前我關心他不够，老是批評他欠勤，這回一選他當考勤員，他就以為是大伙有意識的整他。

龔师傅：我看哪，這個人就算就成了。

于工長：你這話可不對，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廢鐵也要把它煉成鋼。

龔师傅：我看他那塊鐵呀，都糟透腔了，還煉呢！

沈 清：（由窗戶探出頭來）唉！姓龔的，我可沒抱你孩子跳井，你怎麼出口傷人哪，你說誰糟透腔了？

龔师傅：（沒想到讓他聽見，自己也覺著不太好，可是他自問沒有什麼惡意，還是坦然的回答沈清）你自己搞不成就灰心喪氣，別人搞你还諷刺，我搞技術革新也是為全工區好，你干麼一說話老帶刺兒呢？

沈 清：（說著從窗戶一步跨了出來）什麼叫帶刺呢，你那點心思呀，明擺著呢，看于工長研究了個小床子，黨委書記都直表揚，你也有點眼紅，也想整什麼手搖風泵，哼！想的可不錯！

龔師傅：怎麼，我搞技術革新是響應國家號召，這還有錯啦？

沈清：你革新有理啦？把活扔那兒叫誰干哪？別想拿我大头，姓沈的不吃這個。

于工長：沈清！

沈清：干什麼？还想拉偏架是咋的？

畢師傅：（在門里聽見外邊要打起來了，忙出來勸架）得啦，得啦！整天在一塊，誰有個言差語錯的都得“担戴”點，啊！歇會，歇會，到點好干活。

龔師傅：我搞革新也沒影響工作（自語的）。

沈清：（也自語的）哼！想抓我大头哇，沒那個事，你不干就撓那兒，看哪個大头才幫你干呢！（一甩進屋）

龔師傅：我也沒讓你干哪！

于工長：不許說了，這鬧的還像話嗎？

〔龔瞧瞧于工長，低下頭不言語了，悶着擦他那個儲風缸。〕

畢師傅：行啦，龔師傅，老沈就是那個脾氣，出馬一條槍。老龔啊，我也給你提個意見你參考着辦。我看哪，你那個手搖風泵啊，就算了吧！何苦呢，自己挨累還得罪人，臨完還不一定能不能成，萬一若再成不了，丟人現眼讓人笑話，咱們又不是神仙。

于工長：不對，要搞。神仙搞不了的咱們能搞。蘇廣銘不是神仙吧！人家改進了工具，現在已經做1965年的活了。我們得向人家學習，一次不成搞兩次，兩次不成搞三次，……

畢師傅：要說可也是這麼個理兒，能搞成還不好嗎？是不是？

（悄悄的進屋）

龔師傅：（瞅瞅放在眼前的儲風缸）我這是何苦呢！（一拍屁股起來了，不擦了）又不是給我自己干，不干就不干唄！

于工長：怎麼？你也灰心了？

龔師傅：這不，你都看見了吧！還干個啥勁兒呀？

于工長：一個共產黨員遇到點困難就開小差那還行啊！

龔師傅：你是我們黨小組長，你說句公道話，這叫人多窩心。

于工長：老龔啊，我也難哪！能力低，辦法少，可是咱們不能在困難面前退縮，咱們還得干哪。你的任務大家幫你做，今天在段上我已經請示支部和段長，把你抽出來幾天，專門搞這個。

龔師傅：這就夠瞧的了，再專門搞這個，若是搞不成，我還不得拿火車來裝閑話！

于工長：可是成功了能提高效率好幾倍。老沈我好好和他嘮嘮，他那人是一股腸子，火性人，我相信他一旦認識到自己的錯，很快就會來個大轉個。

龔師傅：哼！他呀！

于工長：他怎幺的？敗子回頭金不換哪！羅鍋直不起來，可是人的思想會改變。你信不？

龔師傅：誰不盼他變好呢，你別看他對我一肚子意見，可我还是該咋的咋的，不能和他抱成見。剛才我有些話說的也不對，有工夫我找他談談。至于我整這個玩藝……

于工長：接着搞嘛！還缺啥你說話，今天能不能試驗？

龔師傅：還搞？

于工長：半途而廢不是咱們干的事兒，成不成的也得搞個水落石出。喬師傅不是幫你吧螺絲都車好了嗎？

龔師傅：嗯！這些天他對這個玩藝沒少出力，就他幫我琢磨呢。

于工長：你快去看看吧！

龔師傅：好！（他這個人是過去就拉倒，這會已經滿天雲霧散了，高高兴兴的抬腿就走，連儲風缸也忘了拿。）

于工長：（指地上的儲風缸）這個。

龔師傅：（笑了）啊！（抱起來愉快的進屋，剛才的煩惱都沒了）

于工長：（自語的）怪不得說技術革命，真是得革命啊！

[猛听得屋里嘩啦一声响，紧跟着沈清就嚷起来了。

沈 清：干啥！成心找蹚扭是怎么的？今晚我值宿，你就把一盆水給我洒被上，欺負人也沒这么欺負的呀！

龔师傅：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于工長：洒了还不快拿出來晒晒，吵吵啥，

[龔抱着一床髒的看不出底的值宿被來，晒在棚欄上。

于工長：干活小心点。

龔师傅：泡皮碗的水也 不知誰放桌子上了，一碰 正好扣到床上了，真是的，竟跟着湊熱鬧。

沈 清：这早穿棉，午穿紗的山溝，沒棉被怎么过夜呀！

龔师傅：今晚我把我的被 拿來，再不 咱倆換 換班，今晚我來值宿。（进屋）

沈 清：真是，啥事都叫我攤上了。

于工長：行啦，这么点事有啥可吵吵的，今晚我來。

（屋里靜下来）

[沈妻拎飯 盒上，一边走一边擦，看来 她走的很急。圍裙都沒解。

沈 妻：于工長。

于工長：啊，沈大嫂。

沈 妻：沈清呢？

于工長：（看見沈妻手里的飯盒）怎么，沈清還沒吃晌飯哪？

沈 妻：可不是咋的，看病去來着。

于工長：老沈哪！

沈 妻：你遞給 他吧！

[于接过飯盒，沈妻一低头看自己还扎着圍裙。

沈 清：你看我連圍裙都沒顧的解。（边說边解）

于工長：（拿飯盒到窗口，打开盖一看）喝！好香的炒鸡蛋哪！快吃吧，还热乎呢！

沈 清：（把飯接過去，一眼看見妻）快回去吧！還站在那兒干啥？別上這扯我腿來。（進屋）

沈 妻：于工長你听听，这叫啥話，我多答扯过他的腿！

于工長：你們老夫老妻的了，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

沈 妻：这人哪，一点好歹不知，可沒正形啦！

于工長：大嫂哇，老沈回家和你也常發脾气嗎？

沈 妻：他那驕脾气在哪还不是那样，我不希理他。可是过后他也后悔，当老娘們的就是心軟，一看他难受了，自己也就不能赶尽殺絕了。（玩笑的）要换个厉害的，人家早和他打离婚了。也就是我吧，尋思从小的夫妻，不和他一般見識。

于工長：你們結婚几年啦？

沈 妻：七八年啦！

于工長：从前你們日子过的怎么样？

沈 妻：我过門那时候就解放了，沒受着啥委屈，可是他从小沒得过啥好。家里窮，要不哪能就念一年多書呢，伪滿的苦处他也赶上了点，要不也不能落下那么个病根呀！

于工長：这些日子他的病好些吧？

沈 妻：他这病啊，攔早头哇，早就喂狗啦！你說他这两年这个休养所，那个療养院的，都治遍了，要不是現在这个國家，就凭我們哪有那么些錢治呀，这回从打哈尔滨医科大学回來我看好多了，能吃能喝的，可就是有时候心發焦，不大离就劈雷閃电的鬧一陣子，过后又上一边淌眼泪去了。

于工長：啊。

沈 妻：他呀，老說大伙瞧不起他，嫌他落后，他說一到这儿就沒打下好底儿，反正好不了啦！就破罐子破摔了。

于工長：这可是他自己那么想，誰也沒說他破罐子呀，再說，就是破罐子吧，还能鋸上呢！这回大伙选他当考 勤員他还有顧慮，对大伙也有些誤会。

沈 妻：怎么，他也选上員啦？

于工長：是呀，可是他不乐意，为这事刚才还鬧了一通呢！

沈 妻：这人哪，簡直四六不懂。大伙別生他的气，我回去劝劝他，別看他好耍駝，有时候我說他还听。

于工長：嘿！你們兩口子那沒說的。

〔屋里篦師傅喊：于工長，你来看看哪，怎么沒风呢？

于工長：啊？！

沈 妻：你快忙去吧，我也該回去了，他知道我在这嘮这么半天又該不乐意了。

于工長：好，你回去好好劝劝他。

沈 妻：嚶。你們大伙为他也多操点心。（下）

〔畢師傅悄悄的上。

于工長：怎么不好使？

畢師傅：你去看看吧！（于忙进屋）

（畢走到材料堆旁要拿起一个很沉的握柄，沒搬动，）

畢師傅：沈師傅，來帮把手。

〔沈上，二人抬起来，一边抬一边嘮）

畢師傅：这玩艺，我看把握不大。

沈 清：咱啥也不說，說了就好像咱嫉妒人家似的。哼！兔子会架轅誰还買轅馬。

畢師傅：年輕人哪！簡直都想飛到云彩里去啦！那么容易就能做个机器啦？咱們信号工区要能做机器，还要那些工厂干啥，是不是呢？

沈 清：哼！飛吧！不撞南牆不回头。

于工長：（由屋出）你們倆先停一下，趁着還沒上班，咱們开个諸葛亮会，帮着老龔想想，到底什么毛病，怎么就不出風呢？

沈 清：想就想出來啦？那咱們成天不用干別的，都坐下來想吧！

于工長：不敢想，怎么能敢做呢！大伙出主意，总比一兩個人道眼多。

畢師傅：那好，咱們就先核計核計也行。

沈清：好，那咱們就來想。（坐窗台上）

于工長：你看你坐的那地方。

沈清：坐的地方也不對了，好，咱下來，（下來坐樹下）

于工長：老龔啊，來，拆下來就先放那兒咱們先研究研究，到底啥毛病呢！

〔龔低頭擦手上。〕

沈清：來吧，革新家，坐這歇會。

于工長：沈清，不許諷刺。沒有一鍬挖個井的，失敗是免不了的，這次失敗了。找出原因來，咱們再搞，看同志失敗了，咱們不去幫助還說諷刺話，這不是共產主義風格。

沈清：（看于真有點急了，這次他竟沒吵）小帽子不大，扣上了，咱不說了行吧！

畢師傅：工長啊，我說說，可也被不住有點保守主義啥的，可是事兒在這擺着呢，實在不行就算了，這也不是領導給的任務，是不是呢！雖然是段上的活不少，大伙緊着點手干，起點早，貪點黑，可也能對付過去，不能怕辛苦，是不是呢？我看如今這活干的就滿不錯了，用不着去趕那革新的時髦，勞民傷財犯不上。

龔師傅：傷啥財啦？材料都是從廢鐵堆挑的。

沈清：（對龔）這不是工人參加管理了嗎？人家龔師傅是革新大員，不搞點新玩藝還叫座啦！

畢師傅：唉！多少年都這麼干過來了，臨到咱們也別想什麼高招了。

于工長：是呀！多少年都這麼干過來啦，可是多少年的事多啦，咱們的祖先還是四條腿走道呢，可是今天咱們坐汽車、坐飛